

重生女警之

CUOJIA
WEIFEI

错嫁为妃

明晓溪
亲笔推荐

前途无量的鉴证女警
穿越时空再现
古代版《法证先锋》

科学鉴证抽丝剥茧
悬案奇案逐一侦破
从步步惊心的宫廷斗争
到铁血无情的杀戮战场

断案+宫斗+战争+言情
让人热血沸腾又忍俊不禁

叶梵 著

错嫁为妃，谈一场爱恋刻骨，觅得良缘，愿与君携手同心。



文匯出版社

重生女敬言之
錯嫁為妃
CUOJIA
WEIFEI
叶梵◎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生女警之错嫁为妃 / 叶梵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496-0617-7

I. ①重…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16246号

重生女警之错嫁为妃

作 者 / 叶 梵

责任编辑 / 若 晨

特约编辑 / 庆 宇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345千字

印 张 / 21

ISBN 978-7-5496-0617-7

定 价: 29.50元

序

言 XUYAN

之前听叶梵提过，知道她这本新书是穿越文，当时并不看好。因为穿越题材红火多年，但凡能想得到的背景与情节，均有人尝试过。想不落窠臼，委实很难。而精明强干的鉴证女警此类的强势女主，稍有不慎便会打造成苍白俗套的万金油角色。可直至阅完此文，曾经的担忧烟消云散，叶梵在《重生女警》里，给我们奉献上一道极具特色的穿越大餐：睿智机敏的女主，待人处事，从容而不失俏皮。面对悄然而至的爱情，更勇于剖析自己的内心。经历巨大的变故与磨难，仍然执着相伴，求得今世的圆满。而男主隐忍多面却又至情至性，让人心疼也让人感佩。原来江山情义爱情竟可以这般抉择和取舍，结局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这个穿越的故事一口气读下来有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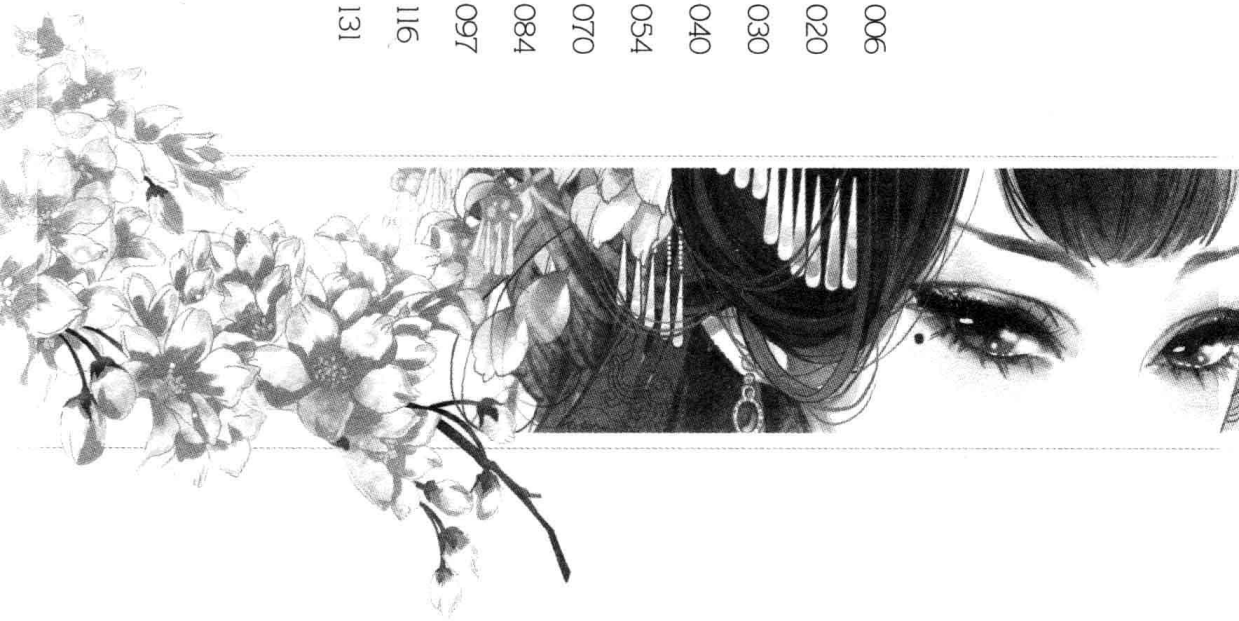
叶梵



目

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攻心之计／006
【第二章】	穿越成妃／020
【第三章】	初见舒王／030
【第四章】	谁是黄雀／040
【第五章】	途中惊变／054
【第六章】	隐现端倪／070
【第七章】	尽释前怨／084
【第八章】	粉墨登场／097
【第九章】	初识本心／116
【第十章】	长夜无声／131



目

录

【第十一章】	如此代价 / 147
【第十二章】	甘心入局 / 161
【第十三章】	情非得已 / 174
【第十四章】	伤人伤己 / 187
【第十五章】	又逢故人 / 206
【第十六章】	再见何期 / 222
【第十七章】	边城风雨 / 237
【第十八章】	何以忘情 / 253
【第十九章】	生死契阔 / 267
【第二十章】	陌上花开 / 290
【番外一】	我回来了 / 297
【番外二】	收之东隅 / 302
【番外三】	失之我命 / 317
【番外四】	往事随风 / 323



楔

子

XIEZI

七月闷热的风夹杂着湿润的空气，加上知了没完没了的叫声，让人莫名的烦躁不安。傍晚的路灯还没及时亮起，但因为打着高强度的探照灯四下亮如白昼。

方圆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拉着黄色的警戒线，身着警服的身影们不停地出入忙碌。

“小方，你怎么过来了，你这几天肺炎没好，我听徐队说你下午还到医院输液，烧退了没？”赵成元迎向身着白色隔离服的女子，目光带了几分怜惜。

“没事，已经好多了。我好歹也是技术科的人，这么大的案子赵队你不叫我，也太不厚道了吧。”大口罩遮去方独欢柔美秀气的面庞，唯一双眼，闪着冷静清睿的神采。她目光打量了下现场，见到不远处刘强和另外几名同事正在对尸体进行例行检查和拍照，便走了过去。

赵成元跟在她旁边：“这不我听说你病还没好，所以……现场只是初步鉴定，进一步的检验要回到局里才做。小刘虽然只是实习生，但这几个月也做得还不错，你不用担心……”

方独欢步子顿了一下，看了赵成元一眼。他的心思她当然知道，女的做刑侦



的本来就少，更何况是做刑检鉴证，天天与刑事案件和尸体线索打交道的工作女孩子更是少之又少。自从三年前她分到市局刑事技术科，这位身近三十还在单身的刑侦副队长就处处对她体贴照顾，她早告诉过他，她对他没有感觉，只是同事之情，可是……她淡淡开口：“赵队的好意我知道，当然不是信不过小刘，只是毕竟案发现场的第一手信息对了解案情也很重要，我亲自看过才放心。”

赵成元见身边女孩子似乎没领会自己的心意，不由有点讪然。一向知道方独欢自立好强，细致认真，否则也不可能到刑事技术科短短三年就成了局里的技术骨干，更因为配合省里完成了四起大案的技术分析工作而获得了三等功，听说省局表示过好几次，想调她过去。暗自叹息了一下，赵成元面色微正，沉声向她介绍起案情：“尸体是在一个半小时前被发现的。本来这里位置偏僻，这个楼又因为空置时间过长而没有什么人来，可也是赶巧，有几个房地产商相中这块地愿意继续投资，下午就约着过来看，结果就……我们过来的时候，大概有三辆车七八个人的样子，所以现场有些脚印毛发，取证工作可能有点麻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案发第一现场。”

方独欢点头，语气也有点沉重：“又是一起刑事要案，这已经是今年我市第三起了。”

说话间，两人走到尸体前。地下用白色粉笔画着轮廓，尸体就静静躺在中央。那是一具男尸，半侧卧，头骨因为摔得很惨而面目全非，一眼看不出具体年龄，身上穿着一件米黄色短袖衬衫，下着浅灰色长裤。

“死者，男性，尸长172厘米左右，头骨损伤，四肢有不同程度的骨折，初步断定应该是死后被人从高处抛下来所致。尸僵不明显，死亡时间要等回到局进行进一步检验，其他取证也都进行的差不多了……”小刘见方独欢过来，站起来将初步的检查报告递给她看，方独欢没接，只是蹲下来仔细观察了下尸体：“因为天气原因尸僵不明显，从尸体的柔软程度和尸斑来判断，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十个小时。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已出现轻度腐烂，要赶紧处理，马上送回局里，一会儿我就回去进行进一步解剖分析。”

说话间她的目光扫过尸体又看了眼对面的小楼，那是一幢看上去废弃许久的

烂尾楼，大概有十多层高。赵成元见状忙道：“从位置来看，我们怀疑抛尸地点在那里，已经派人过去了。”

方独欢点点头随赵成元走过去，见几名同事已经采样拍照结束，正在把尸体搬到担架上，忽然心头一动，忙折了回去：“慢。”

几个警员不由停了动作，却见方独欢蹲下，用带了橡胶手套的手小心掀开尸体半敞的衬衫，只见一条从胸前直到下腹的刀口赫然出现在眼前。

血液因为凝固的关系并没有流出太多，但从表面的伤口来看，明显是在人还活着的时候残忍地进行了开膛破肚。至于里面的内脏器官……难怪刚才抬起尸体的时候，会觉得尸体没有想像中的沉！

一瞬间，现场的气氛立刻变得有点异样。方独欢翻了翻死者的眼皮，在第一时间猛地站起来，因为身体还没痊愈的缘故头有点晕，赵成元在她身后轻轻扶了她一下，脸色也有点不好看。

“死者的头颅骨虽被摔碎，但从死者眼部血丝看出，应该是药物导致的昏迷后窒息而死。这很可能这是与其他地区发生的杀人贩卖人体器官的案件是一系列的。赵队，叫所有人都不要进去，那里很可能就是命案第一现场。”方独欢低声开口，赵成元掏了对讲机布置下去，然后与方独欢对视：“我跟你一起去一趟。”

这是一幢没完工就因开发商资金不足而停工很久的郊区商品住宅楼。一共十二层，因为没有封顶，许多裸露的钢筋已出现锈迹。幸好楼梯已经建成，不用爬脚手架上去。就在十二层顶楼的位置，已有几名警员守在一堵承重墙外。

方独欢有点头痛。虽然大家都是职业警员已经很注意保护现场，但每多一个脚印就会为下一步的侦破工作增加难度，不过看样子这堵墙背后才是真正的案发现场，还好，他们并没有进去。

方独欢示意赵成元让他的人都戴上口罩待在那里别动，只带了刘强和另一名技术科的同事套了鞋套头套带了口罩走进去。赵成元原本不放心想跟进去，但多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压下了心中的担心和不安，因为他同样知道第一现场对技术科

和侦破工作的意义。

地下遍布着血迹，不知道是因为来去匆匆还是凶手过于嚣张，显然是没有完全销毁现场。透着强光灯可以看到简陋的手术台和一些染血的台布。

方独欢抬头看了看裸露着的天空和四下没有窗框的窗户，犹豫了一下，吩咐刘强撒了荧光剂在地面和一些需要收集指纹的位置。按理来讲，在现场，技术人员一般尽量使用放大镜而很少用含化学成分的孔雀石绿或者隐色结晶紫匈牙利红或是荧光粉，因为这些都会破坏血液表层证据。可是眼看天色已暗，而夹杂着湿意的空气明显预示着会有一场来势汹汹的暴风雨，若现场不能迅速及时提取到相关证据，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方独欢只打量了一眼，就几乎可以肯定这里是案发第一现场，也就是在这里凶手将死者迷晕，然后迅速而专业地在极短的时间内取走了死者的内脏。据她所知，最近黑市买卖人体器官十分猖獗，省局前段时间通报了情况，省里已有三四起类似的凶案发生，不出意外，只怕这只黑手已经伸进了C市。当然，具体案件的侦破要由赵队他们来做，他们刑事技术科，只需负责相关取证工作。

荧光剂之下，地面呈现着三份大小不同的脚印。方独欢指着其中一个说：“这应该是死者的。”

“为什么？”刘强立刻问道，“尸体并没有穿鞋，方工你怎么就……”

“你看这两串脚印都来回很多趟，还有踏出楼道的痕迹，只有这个脚印，从门口走到这面的窗边，然后折回到这把椅子前，再然后就没有了他的痕迹。你再看这道拖痕，一直延伸到另一处窗口，只有另外两个人的脚印，这说明尸体是从这里被抛出去的。”

方独欢一边说，一双眼却极是认真地寻找着一切不能放过的细节。从现场的痕迹来看，死者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挣扎，不知道是因为凶手本身就是熟人或是因为事发过于突然。不可否认的是，现场看起来虽然杂乱无序，但实际上有价值的证据却全被抹去。血迹应该全部是死者的，所有留下的工具都是市面医疗器械商店能买到的最普通的，而荧光剂下，根本看不到任何指纹。

方独欢默默立了一会儿，小心沿着脚印一路踱过去，直到死者被拖下去的窗

口，忽然眼睛一亮。因为当时被害人已经死亡，所有的血液应该已经凝固，所以那里留下的一处并不明显的血迹，应该并不属于死者。又或者是凶手在搬动死者时过于着急，手不小心碰到了裸露在外的钢筋而无意间被划伤所留下的痕迹。

方独欢蹲下去，果然在血迹的附近的墙壁上找到一处并不明显的金属锐物的突出，用放大镜看，可以发现上面有极小一块橡胶残片。

“小刘、小张，拍照之后把这块橡胶残片和这块血迹取样送到检验室去进行DNA鉴定。”方独欢心头微喜。以前师傅总说，再狡猾的狐狸也会有露出破绽的时候，只要心足够细，一定会找到有价值的证据。而现在直觉告诉她，也许这些东西，便是此案的关键证据之一。

然而就在他起身的时候，不知道是蹲得久了脑部短暂性血液供应不足，还是因为高烧未退的缘故，她忽然感觉到头一阵的发晕，眼前一黑，就直接向前栽倒下去。

下落的瞬间，她的手下意识伸去想去抓旁边的墙壁，可是那墙壁上正是那片她怀疑是凶手留下的痕迹，几乎想也没想，她收回了手。失重感伴随着心脏的急剧收缩让她十分难受，她以为很快就要迎接到与死者相同的粉身碎骨的命运，却不料这时沉暗的夜空突然亮起一道闪电，方独欢的身体似乎被这道闪电击中，只觉得眼前一黑，她……昏了过去。





第一章

攻心之计

CUOJIA
WEIFEI

首先感到的不是痛，而是冷。方独欢猛地睁开眼，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侧一闪而过，也许是下坠后大脑皮层受到猛烈撞击而产生的干扰幻觉，让她不甚在意，但身下冰冷间夹杂的湿意瞬间让她清醒——她躺在雪地上。

明明从高楼坠下时是暑热难耐的盛夏，怎么一转眼就是寒冷彻骨的严冬？难道她从高处坠下时真摔坏脑子产生幻觉了？

方独欢缓缓坐起来，茫然环顾。月色当空，映着一地的银白，果然是深尺余厚的皑皑雪色，茫茫一片。身侧，是一辆马车的残骸，车子从高处摔下已经七零八落，或是因为天气太冷马尸并没有流太多的血，但却以一种十分奇怪的姿态扭曲着。而马的旁边，还有一个灰衣人，也显然早已气绝身亡。

在地上缓了会儿，方独欢试着深呼吸，内脏器官没有损伤，于是勉力抬起已经冻得麻木的右手从脚到腿到手臂——检查，发现左臂有骨折，但并不危及性命，或许是在雪地上卧得久了血液循环减低，所以疼痛感也并不明显。

直到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原本戴的橡胶手套不见了，自己的衣服也由白色隔离服变成了织锦棉袍，还有已经被压得不成样子的狐皮外氅——微微皱眉，

她想走到那具灰衣人的尸体旁边，却觉得双腿已经不听使唤，勉力爬了几步到他身边，只见那人的头颅严重损伤，已经面目全非，更何况就算没损伤，她也一定不认识。不过犹豫了下，她还是轻轻将尸体翻过，就着明亮的月光，她看到尸体身上有多处外伤和擦伤，但可以肯定，胸前位置的利刃是他的致命伤，应该是一剑洞穿心脏……可是，这灰衣人是谁？这雪夜的野外和马车是怎么回事？她又是谁？这一切太过诡异，纵是方独欢见过太多生死之事，但这般情境也难免惶然。

或许现在不是思索这一切的时候，她觉得更重要的是怎么才能从这片冰雪天地间走出去，以她的经验，她在这种低温环境下最多还能生存两三个小时。可放眼望去，四野茫茫，只余白色一片，更可恶的是，她的腿已经在渐渐失去知觉。

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亮起微弱的火光，有人声隐隐传来。

“就在那里。”

“果然有马车和人……”

“快看，有个人坐在那儿，好像是个姑娘，她还活着，快！”

第一次，方独欢觉得人间烟火如此亲切而温暖，眼见有人奔到她身边急切地询问着什么，她的意识却似乎越来越远，于是……她又一次昏了过去。

方独欢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但一向更喜欢眼见为实和用事实说话。当然她偶尔也会上起点、晋江、潇湘书院之类的文学网站看看穿越小说，可是眼前的“事实”是不是有点太诡异些了呢？她花了两天的时间还没想清楚，原来这世上真的存在异次元空间，而这么古怪的事居然还让自己给赶上了。

呆呆望着头顶上的蓝色花布帐子，她抬起手掐掐自己的脸，疼痛带来的感觉如此真实，看来这还真不是梦啊。

“姑娘，喝药了。”推门进来一位妇人，虽然不过四十多岁，却早已风霜满面，脸上却漾着淳朴亲切的笑意。

“谢谢陈婶。”方独欢起身道谢，正要接过来，陈婶却坐在下来递到她口边：“姑娘你胳膊不方便，还是我来吧。”

“本来就是左手，而且伤已经快好了。”方独欢笑了笑。手臂在她醒过来时



已经被包扎过，她不放心的打开又检查了，幸好只是闭合性不完全骨折，所以不会感染，也不会太多后遗症，但她还是坚持让阿牛替她找了两块木板做好固定，这样应该很快就能痊愈。

“看你的衣着华丽，又细皮嫩肉，就知道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哪受过这样的罪，不但遇到劫匪还又是伤又是冻的，真让人心疼。”陈婶目光中闪过怜惜，坚持将药一勺勺喂到她嘴里。

静了下，方独欢再没有拒绝陈婶的好意。醒来已经两三天了，虽然有种做梦般不真实的感觉，但村子里人的热情却让她感动。甚至她随便编了一个蹩脚的理由搪塞，这些淳朴的村民竟也信了。

“我听我们家阿牛说，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掉下来，你那个车夫摔得惨得很，你却只伤了胳膊，还真是福大命大。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姑娘一看就是富贵之人，伤很快就能好，也很快就能恢复记忆找到家人。”

方独欢不由叹息，是啊，她还真不是一般的命大，这算是老天不忍心她英年早逝给她的补偿吗？可是在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等待她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

鸡鸣犬吠，炊烟袅袅。又是崭新的一天。

方独欢一向习惯早起，更何况这里有21世纪远不能比的湛蓝天空、清新空气和淳朴民风。来这里已有三四天，方独欢甚至开始喜欢上这里，若能一辈子呆在这里好像也还不错。

见方独欢从屋里出来，正在喂鸡的刘婶迎了上去：“姑娘起来了？等下我去厨房给你端粥啊。”

“刘婶，这是怎么了？”方独欢见她眼睛通红显然是哭过，不由拉住她。

“唉，这不替许二叔家的长生难过么？昨天在县衙当差的老张家的虎子特意赶回来，我们才知道，长生把高员外家的儿子给打死了。县太爷接了高家的状子正审着，说大过年见血腥不好，要赶在年前把案子结了，眼看就已经是年下了……”刘婶忍不住用袖子擦擦眼睛，“你说许二叔家这是冲撞了哪位菩萨啊，年初许家二婶过世，前几天许家在高员外家做工的丫头又寻了短见……”

方独欢打断刘婶的话：“长生打死高员外家的儿子可跟许家丫头寻短见有关？”

刘婶愣了下：“姑娘猜得不错，春花就是被高家那畜生给糟蹋了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估计长生是咽不下这口气才打了高家儿子。你说长生要也不在了，许二叔可怎么活啊……这不刚才我们家老刘和村里几个人商量着，要去县衙门一趟，看能不能请人递个状子替长生开脱开脱……”

“状子我会写。”方独欢淡淡道，刘婶恍然，“对啊，姑娘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定然是识字的，你等等，我去找人。”

不一会儿，刘婶就带来了几个村民，这几个人方独欢大都见过，于是她只望着其中一个身材魁梧比较面生的年轻人道：“这位大哥就是张虎？”

“姑娘叫我虎子就行。”张虎点点头，“我听刘婶说你肯帮长生哥写状子，有什么需要问的，我知无不言。”

想不到这个粗眉大眼的汉子竟说了这样文绉绉的一句话，方独欢不由一怔，不过这样更好，看样子她问对了明白人了，于是她也不再客气，直言道：“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张大哥，也恳请张大哥务必说得越详细越好……”

封阳县衙，正中高立“明镜高悬”四个大字。

望着端坐堂间的县太爷和默立两侧的衙役，这些原本只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情节真真切切发生在眼前，方独欢有种人生如戏的感觉。

原本她只以为这个案子可以通过举证争取到激情杀人最好过失杀人的罪名，虽然她不知道在大盛朝的法律中有没有这一项，不过至少保全性命才是最重要的。可通过与张虎的一番对话，让方独欢意识到，事情跟想像中的远不一样，所以方独欢坚持跟着云崖村的几个村民一起来到县衙。

抿了抿唇，方独欢朗声开口：“小民肯请青天大老爷允小民的所愿，开棺验尸。”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但王县令变了脸色，就连堂外围观的百姓也不由窃窃私语。



“大胆刁民，你再说一遍？！”听了她的话，坐在一旁的高员外更是腾地就窜了起来，要不是有衙役拦着，也许他早就冲了过来。

方独欢不理睬他，只向着王县令神色不变地道：“验尸取证由来已久，大盛朝律法好像也规定，原告、被告任意一方都有权以此法断定清白。”说着，她看向身侧跪着、一身重枷在身的许长生，“何况许大哥一直说他是冤枉的……”

“没错，小人就是冤枉的。三天前的傍晚在酒楼门口我见到高家那畜生时是想打他来着，但当时我的铁铲只打中高家少爷的后背三两下就被他家家丁拦了下来，那几下连村子里的狗都打不死，更不可能打死一个大活人。”许长生重复着在牢里说了无数回的话，却换得高员外咬牙切齿的声音：“所以即便等我儿晚上从酒楼出来后尾随于他，在无人之处将他残忍杀害。我儿好可怜，死的时候被这暴民打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还望王大人给老夫做主，严惩凶手……”

许长生大声道，“小人并没有杀人！小人被高府家丁打晕丢在郊外，醒来时已是第二日清晨，高文宝的死与小人无关，小人是冤枉的！”

“冤枉？！”王县令一拍惊堂木冷笑，“高员外这边人证物证俱在，而你晕倒可有人证？为什么你随身的所带的镰刀又会在死者身边？”

“小人没有，小人是被陷害的！”许长生黝黑的面庞涨得通红，他一向老实，一着急也只会说这几句话，何况当时他醒来时是郊外又在清晨，的确没有人证。

“是非曲直，验尸便能知道。”方独欢拍了拍许长生的肩示意他安静下来，“所以小民求县令大人允我等之意，还事实的真相。”

“我等诉状在此，请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开棺验尸。”身后则是跟方独欢同来的几名云崖村的村民。原本他们对这名连自己身份姓名都说不清的富贵人家的小姐不太信任，但这两日接触下来，她的敏锐、聪慧、机智、才学无不让他们惊讶，而那丝丝入扣的推断和目光中的清睿淡定更让他们深深折服。

“肃静。”县太爷拍了下惊堂木，只盯着跪在堂间的那个苍白俊美的文弱少年，“你是何人？”

“小民本是云崖村人，自小跟师傅习医云游四方，近日师傅过世小民才回村

居住，现暂居于刘大叔家。”女扮男装出场的方独欢早想好了说辞。

王县令一双含了几分精明的眼在她身上扫来扫去，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觉得这文弱少年虽然一身寻常布衣、神色恭谦地跪着，但全身上下散发的隐隐贵气、目光中流露的坦然坚定让他有些不安，于是他略缓了面色道：“县衙中早有仵作验了尸体，死者为锐器所伤，正是许长生随身携带的镰刀，而致命之伤有三处，一处在咽喉，一处在心脏，一处在后背。这位小哥要看，本官可以让师爷把验尸结果拿来。”

方独欢知道这类验尸报告的风格，不外是粗略检查一下死者年龄体征、外伤痕迹，可她要的不是这些，如果猜得不错……她摇了摇头，微扬了脸：“小民的师傅是位绝世名医，小民跟从师傅习技十余年，自诩对外伤内伤都有些了解，所以才斗胆请大老爷应允小民——亲自验尸。”

“你想亲自验尸？”王县令目光微闪，仵作历来被认为是衙门中最下作的一行，除非走投无路，谁也不愿与尸体打交道。而眼前这位面目清俊、十指柔嫩的少年，又凭什么会那么欣然要做这等事，难道……思及此处，王县令忽地变了面色冷笑道，“本官好言相劝你们不听，你们还当这县衙有没有王法？以为谁都能验尸不成？”

人群中忽然有人冷笑：“王大人不愿意让人验尸，莫不是真的心虚了？”

王县令闻言向人群中望过去，却见围观之人很多，根本看不清说话之人，但明显已有不少人小声附和。

“老夫不同意。”高员外猛地站了起来，面色苍白，“老夫的儿子已经被殴打惨死，你们还要将他开膛破肚，让他死无全尸，这让老夫情何以堪。王大人，老夫老年得子，就这么一个根独苗，您一定要给老夫主持公道。”

方独欢不待王县令开口，便朗声道：“小民想开棺验尸，不止是为还许家大哥一个清白，更是为了抓住真凶，让杀害高公子儿子的凶手不要逍遥法外。”

“放屁！”高员外怒道：“这许长生就是杀死我儿子的凶手，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要耍花样，居心何在！”

“小民便是认定了许大哥绝非凶手才坚持重新验尸，若验尸证明不了许大

